

文章编号: 1003-0077(2017)03-0017-08

## 网络语言中构式的形成机制初探

黄思思<sup>1</sup>, 詹卫东<sup>1,2</sup>

(1.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2.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 计算语言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871)

**摘要:** 构式指整体意义无法从其组成部分简单加合出来的语言单位。该文以网络语言中的构式为考察对象, 分析了网络语言中构式的浮现、扩散和固化的过程。网络语言中构式的浮现主要有语境赋义和错配成型两种机制。构式的扩散则可分为同范畴扩容和跨范畴变异两种情况。构式的固化程度可以通过能产性、图式性和组合性三个维度进行衡量。最后该文总结了网络语言中构式化的三个特点。

**关键词:** 网络语言; 构式; 构式化; 语言演化

**中图分类号:** TP391      **文献标识码:** A

## Preliminary Analysis on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onstructions in Cyber Language

HUANG Sisi<sup>1</sup>, ZHAN Weidong<sup>1,2</sup>

(1. Dept. of Chines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eking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Ministry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on is prototypically a linguistic unit of language whose meaning can not be derived directly from the meaning of its parts. This paper concentrates on constructions in cyber language, analyzing its emergence, expansion and solidification.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onstruction is often attributed to either the special context of language usage or the intentional violation of conventional expressions. The expansion of a construction contains expansion inside the same category and expansion across different categories. The degree of solidification can be measur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productivity, schematicity, and compositionality.

**Key words:** cyber language;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alization; language evolution

### 1 引言

网络语言是指网络参与者在网上用来交流的文字、符号(字母、数字)、图形等组成的网络语言形式<sup>[1]</sup>。随着社会的发展,新事物、新现象的不断涌现,很多网络流行语也不断产生。不同层级的语言单位,都可以形成网络流行语,如语素(“的哥、犀利哥”中的“哥”)、词(“萌”“赞”)、短语(“被自杀”“涨姿势”)、句子(“人又不聪明,还学人家秃顶!”)、篇章(“梨花体”“咆哮体”)等。

本文主要研究“有一种毒药叫成功”这类网络流

行语。该类流行语中的一部分是一个固定模式(如“有一种……叫……”),另一部分可以被其他成分替换(如“毒药、成功”可以被“爱、放手”替换,形成“有一种爱叫放手”)。从计算机自动句法分析(parsing)的角度看,这类网络流行语跟常规的结构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其内部成分范畴不符合一般短语结构规则。比如在通常的短语结构文法体系中,“有一种 X 叫 Y”这一模式对应的常规短语结构是像“有一种鸟叫黄鹂”“有一种饮料叫可乐”这样的例子。在常规组合中,X、Y是种一属关系(上下位关系),比如“黄鹂是一种鸟”“可乐是一种饮料”等,且X、Y是名词。但在“有一种毒药叫成功”中,

收稿日期: 2014-09-15    定稿日期: 2014-12-20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2014CB340504);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3JJD740001, 15JJD740002); 国家社科基金(12&ZD175)

这里的“毒药”和“成功”不符合一般的种属关系条件限制,另外“毒药”是名词,“成功”是形容词,超越了一般组合中对X、Y的句法范畴限制。以上句法特征的不同,更进一步导致这类构式的整体语义解释跟一般的短语结构组合的语义解释也不一样。对于常规的短语组合来说,“有一种X叫Y”可以简单地解释为“Y是一种X”。而对于作为构式的“有一种X叫Y”来说,其语义显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Y是一种X”。比如“有一种毒药叫成功”,如果生硬地解释为“成功是一种毒药”,就并没有说清楚这个构式的整体语义。事实上,这句网络流行语要表达的是“错误地把快速成功当作人生目标,无异于喝下一碗毒药,这样的成功价值观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对人的身心都有巨大的伤害”。

这类网络流行语的结构和语义特点,决定了在进行句法分析时很难用传统的方式加以处理。因而有必要去探索新的办法。有人把上面这种网络语言现象称之为框填式流行语,并且认为框填式流行语是流行语中最活跃的一种<sup>[2]</sup>。本文则借鉴最近20年来逐渐兴起的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理论,将构式语法看作是传统短语结构语法的重要补充,并尝试尽可能多地收集这些特殊构造,用穷举式的办法罗列出来,逐一描写其内部构成成分的特征和使用条件,这样更有助于把握这些“特殊构造”的结构特点和用法特点<sup>①[3]</sup>。

构式语法起源于C J Fillmore对习语(idiom)的研究,经过Lakoff、Goldberg、Croft、Langacker等人的发展,逐渐成为认知语言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关于‘构式’的内涵,学界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理解。广义的理解指所有的‘形式—意义’配对体(form-meaning pair),即所有的语法单位都可以看做构式;狭义的理解则是指由词构成的、比词大的‘形式—意义’配对体,尤其是各种句式和特定的搭配形式”<sup>[4]</sup>。本文取狭义的理解。

## 2 构式化理论的基本观点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构式语法已经广泛运用于一般语言的研究中,在共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是在历时方面却一直处在探索阶段,没有成熟系统的理论。Traugott和Trousdale<sup>[5]</sup>提出“构式化和构式变化(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changes)”理论(下面简称“构式化理论”),对语法化理论(grammaticalization)、词汇化理论(lexical-

ization)及前人的历时构式语法理论(diachronic construction grammar)做了系统总结,并提出了适用于历时构式语法研究的理论框架。该理论框架在处理一般语言构式演变时显示出了很强的解释力。本文拟运用该理论框架研究网络语言构式的浮现、扩散和固化过程。

构式化理论旨在分析构式的演变过程,该理论基于以下假设:语言演变源于语言使用(usage),演变的起点是构体(construct),即构式的具体用例。构体形成之初(即构式的“浮现”)是一种创新用法(innovation),创新用法是个人现象,不一定导致语言演变(change)。从创新到演变,构体需要在语言社团中反复使用进而实现规约化(conventionalization),而构式正是在反复使用过程中逐渐扩散和固化的。

构式化进程可以通过能产性(productivity)、图式性(schematicity)和组合性(compositionality)三个维度来考察。能产性是指每一个变项能够包含的语言单位类别的多少,包含的类别越多,能产性越高。例如,在英语中[adj+th]的能产性远远低于[adj+ness],因为能出现在[adj+th]中的形容词只是有限的几个,而大量的形容词都能进入[adj+ness]中。图式性是指一个构式所能包含的构式小类的多少,包含的构式小类越多,图式性越高。例如,双及物结构“给他NP”的图式性高于“给他一支笔”,因为“给他NP”除了包含“给他一支笔”之外,还包含“给他一毛钱”等多个结构。组合性是指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匹配程度。换句话说,如果构式整体的意义等于各个部分意义之和,则组合性高,否则组合性低。例如,构体“那个人啊”整体意义等于各个部分意义之和,因而组合性高;而构体“那个高兴啊”整体意义不等于部分意义之和,因而组合性低。在构式化进程中,构式的能产性和图式性不断升高,组合性则不断降低。

对于“有一种毒药叫成功”这类网络语言构式的扩散过程,前人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辛仪焯<sup>[2]</sup>总结了流行语扩散的模式(从泛化到框填);另外又有人基于去范畴化、模因论、词语模等理论来研究流行语的扩散。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强调框架(词语模)在流行语扩散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没有充分地揭示出框架(词语模)的形成机制。

① 初步的工作可浏览 <http://ccl.pku.edu.cn/cgd/view.asp>。

框填式流行语在形成之初只是一个个具体的创新用例,而框架则是在流行语扩散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本文希望能在网络语言构式的形成及具体扩散机制方面做进一步的探讨。

### 3 网络语言中构式的浮现、扩散与固化

#### 3.1 网络语言中构式的浮现

构式的浮现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语境赋义;一种是错配成型。最典型的网络语言构式在浮现过程中往往同时涉及这两种浮现方式,也就是说一个网络语言构式可以既包含形式上的错配,又承载特定的语境义。

语境赋义是指构式由于偶然出现在特定语境中而获得意义,这种意义不能从构式的字面义推出。例如,“很黄很暴力”,在形成之初主要讽刺“CCTV 找托以及中学生说假话的现象”。这种讽刺义是语境赋予的,无法从构式所表示的字面义(程度义)推出。或者说,从构式的字面义推出构式真正的意义需要很长的推理过程。要从“很黄很暴力”这一形式得到“讽刺 CCTV 找托和学生说假话”这一意义,需要以下推理过程:央视采访一位中学生→该中学生脱口而出“看到了很黄很暴力的网页”→而事实上是否存在很黄又很暴力的网页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所以可以猜测很有可能“央视的随机采访对象是事先刻意安排的,该中学生是按照事先编好的剧本在说假话”。

错配成型是指流行语构式突破常规短语结构的句法、语义、语用限制从而获得新奇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网络语言中流行语构式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现有的常规短语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和常规短语结构相比,流行语构式包含的意义(语用色彩)更多,同时具有显著的非组合性(non-compositionality)特点。语言最重要的功能是交际功能,流行语构式表义丰富性与交际顺畅性之间相互作用,使得说话者必须在现有短语结构的基础上用特定的手段突破原有的句法语义限制,即进行构式的创新。下面具体说明构式的创新手段及导致的错配类型。

##### 3.1.1 创新手段

###### (1) 隐喻

隐喻是指“从一个认知域向另一个认知域的结构映射”<sup>[6]</sup>。通过隐喻可以把两个表面上没有联系却有内在共同点的概念联系起来。常规短语结构

“有一种毒药叫砒霜”中,“毒药—砒霜”之间是种—属关系。而在非常规结构“有一种毒药叫成功”中,“毒药”和“成功”之间并不是种属关系,按照常规短语结构的要求,“毒药”与“成功”并不能出现在构式“有一种 X 叫 Y”中。但是经过隐喻,“成功”被重新赋义为:“对人有有害的东西”,这样“成功”就可以看作“毒药”的一种了。因而,“毒药—成功”能够进入“有一种 X 叫 Y”中,得到“有一种毒药叫成功”。

###### (2) 转喻

用一个实体来指称与之相关的另一个实体<sup>[6]</sup>。“转喻”概念大致与“借代”相似,但是范围更广。例如,舌尖上的中国。要表达“中国美食”的意义,按照常规的短语结构应该是“中国美食”或“从美食的角度看中国”。但是在求新心理的驱动下,用“舌尖”来转喻“美食”,就形成了流行语构式“舌尖上的中国”。

###### (3) 拈连

甲乙两事物连说时,顺势将适用于甲事物的词语拈来用于乙事物。也称为“顺连”。例如,哥抽的不是烟,是寂寞。本来“抽”只能与“烟”搭配,但是“烟”与“寂寞”连用,“抽”就用到“寂寞”上。当然在这一构式中省略了一个“抽”,构式“哥抽的不是烟,是寂寞”的完整形式应该是“哥抽的不是烟,哥抽的是寂寞”。类似的例子还有“哥抽的是烟,吐出的是寂寞”。

###### (4) 矛盾

把表面上矛盾而实际上并不矛盾的两个词语或句子联用在一起,以表达某种复杂的思想感情。例如,痛并快乐着。在该构式中,将“痛”与“快乐”并列在一起是违背常理的,因为人不可能同时“痛”和“快乐”,但是两者并列正反映了一种“痛”与“快乐”相互交织的复杂感情。

###### (5) 变异

变异是指在表达的驱动下突破原有的句法语义限制,主要包括语义特征的改变。例如,在常规短语结构“将 X 进行到底”中 X 是持续的、表严肃义的动词,例如,“革命”。“爱情”不符合这种要求,但是“将爱情进行到底”带有的坚决的语气,确实反映了“爱到底”的心境,因而,“将爱情进行到底”作为一个流行语构式固定下来。

当然,有的构式的形成可能运用了多种创新手段,例如,“痛并快乐着”,既用到了“矛盾”的手段,又用到了“变异”的手段。因为两个形容词是不能用“并”连接的,并且形容词后面一般是不能加“着”的。上述五种创新手段只是比较常用的,无法涵盖所有

情况,其他的手段有待进一步研究。

### 3.1.2 构式的错配类型

构式创新一定会导致错配,其可以分为两类:语言外部错配和语言内部错配。

#### (1) 语言外部错配

语言外部错配主要是指百科知识错配。百科知识错配是指对一些合情合理共识的违背。例如,“修女也疯狂”(按照常识,修女应该是文静的),“躺着也中枪”(按照常识,躺着应该是不会中枪的)。

#### (2) 语言内部错配

为了说明的方便,我们把“构式”的内部单位分为三级:项—组块—构式整体。其中,项包括常项和变项。常项是指构式中固定不变的部分,一般情况下,一个词(或被变项隔开的语素)充当一个常项。变项是指构式中可以替换的部分,变项可以是语素、词、短语甚至是句子。例如,在构式“那个a啊”中,“那、个、啊”是常项,a(表示形容词)是变项。组块是由项与项构成的,是介于构式与项之间的单位,组块之间一般存在逻辑关系。例如,构式“A—X, B—Y”包含前后两个组块,“A—X”和“B—Y”之间可能是条件关系(用一吨,少一吨),也可能是并列关系(青一块,紫一块)等。

语言内部错配可以分为三种:组块间关系错配、组块内部错配和音节错配。

组块间关系错配主要是指组块间逻辑关系与常规短语结构不同。例如,在并列结构中前后两项应该表示并列关系,但是在“生活很贵很愤怒!一个上海MM一天消费清单”<sup>①</sup>(因为生活很贵,所以很愤怒)中,“很贵”“很愤怒”之间是因果关系。

组块内部错配主要包括句法错配、语义特征错配和项间语义关系错配。句法错配主要是指项间搭配关系的错配。例如,在“很黑很后台”中,“很”直接修饰“后台”,这在常规短语结构中是不允许的。语义特征错配主要是指构式中某个项的语义特征与常规短语结构不一致。例如,“被就业”。常规的“被”字句要求“被”后面的动词是及物动词,而“就业”是不及物动词。项间语义关系错配,在常规句法结构“有一种X叫Y”中,X、Y之间应该是种—属关系,但是在“有一种毒药叫成功”中,X、Y是喻体—本体关系。

音节错配是指构式的音节特征不符合通常的音节习惯。并列结构的前后项音节多相同,例如,“高兴快乐”;但是在构式“痛并快乐着”“很黄很暴力”中前后两项的音节数不相同。

当然有的构式可能会涉及多种错配,例如,“痛并快乐着”。一般情况下,并列结构前后两项音节数相等,并且形容词很少用“并”连接,所以“痛并快乐着”既涉及音节错配,又涉及句法错配。

构式的浮现导致了组合性的降低。构式浮现是构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阶段,经过该阶段,构式获得了不同于常规短语结构的特殊的句法语义特点或者特殊的语境义,这正是流行语被广泛使用和仿拟的重要内因。

## 3.2 网络语言中构式的扩散

构式的扩散按照是否继续产生新的构式小类分为两种情况:构式变项同范畴扩容、构式变项跨范畴变异。

### 3.2.1 构式变项同范畴扩容

构式变项同范畴扩容(简称“同范畴扩容”)是指流行语构式在扩散过程中,构式变项的句法、语义特征没有发生变化。构式形成之初是一个构体,表达唯一意义。流行语构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表现新颖形式(例如,构式“有一种X[喻体]叫Y[本体]”),另一部分表达具体意义(例如,毒药—成功)。在语言使用中,表达具体意义的部分被替换,流行语构式就在保持自身新颖形式的前提下发生了扩散。例如,用其他“喻体—本体”对,如“毒药—亲情”“催眠术—爱情”“炸弹—孩子”等替换“毒药—成功”,构式就发生了扩散。在这种扩散过程中,网络构式的形式和意义都不再发生变化。构式的能产性升高,构式的图式性和组合性都保持不变。

有的构式只进行同范畴扩容,如构式“V的不是N1,是N2|A”“吃的不是面,是寂寞”“提的不是裤腰带,是尊严”。有的构式继续发生跨范畴变异(见下文)。当然,同范畴扩容和跨范畴变异可能会同时发生。

### 3.2.2 构式变项跨范畴变异

构式变项跨范畴变异(简称“跨范畴变异”)是指流行语构式在扩散过程中,构式变项的句法、语义特征、项间关系或组块间关系发生变化,同时构式的意义也发生变化。流行语在扩散过程中遵循语言项目优先原则,也就是说使用流行语就是目的,为的是在使用过程中再次感受到流行语特有的特定含义和形式意味<sup>[2]</sup>。因此,使用者会将与构体所表达原意义

① 具体参见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147/76/13/1\\_1.html](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147/76/13/1_1.html)

相差很远的意义也用该流行构式表达,这种使用心理导致了构式变项发生变异,从而产生了新的构式小类。在这种扩散过程中,构式的意义扩展,产生新的构式小类。所以,构式的能产性、图式性都升高,而构式的组合性降低。

跨范畴变异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句法、语义特征的逐步调整形成线条式的扩散,各个小类之间有明显的衍生关系,小类之间通常涉及一种或几种特征的改变(语义特征、词类等)。例如,在构式“X 并 Y 着”中,五个构式小类之间有明显的先后衍生关系。X 逐渐从动词扩散到形容词、动词、名词, Y 也逐渐从动词扩散到形容词、动词、名词等, X 的音节也从单音节扩散到双音节(表 1)。<sup>①</sup> 发生类似扩散的构式还有“今天你 X 了吗?”“X 也 Y”“都是 X 惹的祸”“将 X 进行到底”等。

表 1 构式“X 并 Y 着”的扩散过程

构式小类	构式实例	X 的句法特征	Y 的句法特征	X 的音节数目
常规短语结构	融入并改善着	动词	动词	双音节
1	痛并快乐着	形容词	形容词	单音节
2	读并苦恼着	动词	形容词	单音节
3	发现并感悟着	动词	动词	双音节
4	苦难并快乐着	名词	形容词	双音节
5	艺术并商业着	名词	名词	双音节

另一种是辐射式扩散,各个小类之间没有明显的衍生关系,各个小类由常规短语结构经过不同创新手段创新而来,各个小类的不同源于创新手段的不同。例如,构式“有一种 X 叫 Y”共产生九个构式

表 2 构式“有一种 X 叫 Y”的构式小类

构式小类	构式实例	XY 之间关系	创新手段
常规短语结构	有一种毒药叫砒霜	种:属	无
1	有一种毒药叫成功	喻体:本体	隐喻
2	有一种咫尺叫天涯	矛盾前项:矛盾后项	矛盾
3	有一种胜利叫巴萨 有一种精神叫科比 有一种从容叫范冰冰	动作 事物 性状—参照点	转喻
4	有一种图片叫经典	事物—属性	转喻
5	有一种爱情叫守望	抽象事物—具体表现	转喻
6	有一种力量叫感动	结果—原因	转喻
7	有一种强拆叫公平	行为—目的	转喻
8	有一种抗议叫迷电视	行为—方式	转喻
9	有一种误差叫数据造假	现象—本质	转喻

小类, X、Y 可以是名词(短语)、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甚至是成语或句子,该构式最核心的约束条件是 X、Y 之间是种—属关系。

在上述九个小类中, X-Y 之间的的关系各不相同,并且很难找到各个小类之间的衍生关系。每个小类都运用一定手段与常规短语结构“有一种 X [种]叫 Y [属]”直接关联(表 2)。在构式 1 中,“毒药—成功”之间不是种—属关系,但两者在“对人有害”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因而经过隐喻两者可以看作种—属关系,在正常表达中也存在“成功是一种毒药”这种说法。在构式 2 中,“咫尺—天涯”是矛盾关系,但是“咫尺”和“天涯”有时候是可以统一在一起的,即从一个角度看起来很近(咫尺),但是实际上很

遥远(天涯)。在构式 3 中,“巴萨”转喻一种形式的“胜利”,构式“有一种胜利叫巴萨”可以看作是“有一种胜利叫巴萨式的胜利”的省略形式。在构式 4 中,“有一种图片叫经典”可以看作为为了避免重复,省略了中心语的形式,其原型很可能是“有一种图片叫经典图片”。在构式 5 中,“守望”是“爱情”的具体表现,在某种“爱情”中“守望”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守望”可以转喻一种爱情,这种爱情是“需要守望的爱情”。构式 5 可以说成“有一种爱情叫需要守望的爱

<sup>①</sup> 虽然常规短语结构与构式小类 3 都是“V1 并 V2 着”,但是两者的语义有所不同,常规短语结构没有“V1、V2 两种动作相互交织”的意义。

情”。在构式6中,有“力量”是“感动”结果,用“感动”转喻一种“力量”,即“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由于感动而产生的”。构式6可以说成“有一种力量叫因为感动产生的力量”。在构式7中,求“公平”是“强拆”的目的,运用目的“公平”来转喻一种“强拆”,即“有一种强拆,其目的是为了公平”。构式7可以说成“有一种强拆叫为了公平而进行的强拆”。在构式8中,“迷电视”是“抗议”的一种方式,运用“迷电视”转喻一种“抗议”,即“有一种抗议,其方式是迷电视”。构式8可以说成“有一种抗议叫方式是迷电视的抗议”。在构式9中,“误差”是表面现象,“数据造假”是背后本质,运用背后本质“数据造假”来转喻一种“误差”,即“有一种误差,其背后本质是数据造假”。构式9可以说成“有一种误差叫实质为数据造假的误差”。与构式“有一种X叫Y”类似的构式还有“别拿X不当Y”“舌尖上的X”等。

### 3.3 网络语言中构式的固化

构式在扩散过程中逐渐固化,构式的固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能产性(productivity)的升高、图式性(schematicity)的升高及组合性(compositionality)的降低。

能产性升高:网络语言中构式在扩散过程中能产性会不断升高。例如,在构式“将X进行到底”中,X逐渐从表示持续的、表严肃义的动词和名词(例如,将革命进行到底)扩展到表示瞬时的、平常义的动词、名词和形容词(例如,将爱情进行到底、将降价进行到底、将美丽进行到底等),X所能包含的词类增多,因而构式“将X进行到底”的能产性逐渐升高。

图式性升高:网络语言中构式在扩散的过程中会形成很多不同的构式小类,图式性从而升高。例如,形成之初,“有一种X叫Y”只包含一个小类“有一种X[喻体]叫Y[本体]”,逐渐发展出来“有一种X[喻体]叫Y[本体]”“有一种X[事物]叫Y[属性]”“有一种X[结果]叫Y[原因]”等多个构式小类,构式“有一种X叫Y”的抽象程度不断升高,图式性不断升高。

就一个构式的历时演变来看,能产性和图式性的升高都意味着构式(或者说常项组成的连续体或非连续体)出现频率的升高。而当两个或多个词语经常共现,它们之间就会产生一种连续关系(sequential relation),即语块化(chunking)。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语块看成一个整体,因而构式固化程度

升高。

组合性降低:在构式浮现阶段,语境赋义及错配成型都会导致组合性降低。例如,“很黄很暴力”表示的“讽刺 CCTV 找托和中学生说假话”是无法从构式的形式推出的,另外还多出了一种“说话方式”传递的信息,形式和意义不匹配,所以从常规短语结构“很X很Y”到构式“很黄很暴力”组合性降低。再如,常规短语结构“有一种毒药叫砒霜”很容易理解,因为“毒药”和“砒霜”处于同一个认知域中;但是在构式“有一种毒药叫成功”中,“毒药”和“成功”不在一个认知域中,需要通过隐喻“成功是对人有害的东西”来建立两者之间的种—属关系。所以,从“有一种X[种]到Y[属]”到“有一种X[喻体]叫Y[本体]”组合性也降低。在构式跨范畴变异中,组合性同样降低。例如,从“A1并A2着”(例如,“痛并快乐着”)扩散到“N1并N2着”(例如,“艺术并商业着”)组合性降低,因为在一般语言中用“并”连接两个名词比用“并”连接两个形容词更加少见。组合性的降低说明构式越来越倾向于按照一个单位进行理解。构式越倾向于按照一个单位理解,说明构式的固化程度越深。

除了上面三个维度之外,构式的固化还体现在构式的定型化。构式“有一种X叫Y”由构体“有一种毒药叫成功”扩散而来,在扩散过程中除了会出现“有一种X叫Y”,也会出现“有一种X叫作Y”。也就是说常项部分会存在小的变异,但到最后该构式定型为“有一种X叫Y”。构式“别拿X不当Y”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X不当Y/别把X不当Y→别拿X不当Y。

构式的固化还体现在变项数目的确定。在构式扩散过程中,导源于同一创新用法的不同构式变项数目可能不同。例如,从“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衍生出“X,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例如,“偷菜的孩子,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X,Y喊你回家吃饭”(例如,“台湾,祖国喊你回家吃饭”)和“X,Y喊你Z”(例如,“钱文忠,季羨林喊你回校上课”)三种格式,这三种格式最终定型为“X,Y喊你Z”。

## 4 网络语言中构式化的特点

网络语言具有不同于一般语言的特点,构式化过程也有所不同。网络语言是一种介于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语体类型,具有新颖、简洁、追求修辞效果等特点<sup>[1]</sup>。另外,网络作为一种新型传媒手段,具有

一种平台作用,可以把很多具有相同爱好和价值取向的人联系在一起;并且具有传播快捷的特点,可以使得语言创新快速传播。网络语言的这些特点决定了网络语言中构式化的以下特点。

### (1) 更容易产生构式。

构式形成之初只是一种创新用法,如果不能扩散到语言社团就会迅速消失。而网络语言所具有的特点正好有利于创新用法的出现及其在语言社团中的传播。网民具有求新、求异的思想,乐于使用创新用法。网络语言一方面具有口语的特点,不受书面语规范的束缚,因而有利于创新用法的出现和传播;另一方面又以文字为载体,可以把转瞬即逝的创新用法记录下来。网络作为一种新型媒体具有传播迅速的特点,使得创新用法可以在短时间内扩散到语言社团。总之,网民具有创新、求新的欲望,网络语言口语的特点为语言创新提供了可能,网络语言以文字为载体使得创新可以保存下来,网络的平台作用和传播迅捷的特点使得创新用法可以快速传播。这些特点都是普通口语和书面语所不具备的。在日常口语中,人们虽然有很多创新,但是由于没有文字记录而迅速消失;在正式书面中,书面语的规范限制了创新用法的出现。因此,和日常口语及正式书面语相比,网络语言这种介于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文体使得网络语言能够产生更多的构式。

### (2) 构式浮现和扩散时跨度更大。

在网络语言中,构式的浮现是突变现象。从常规短语结构到创新用法,形式和意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与“舌尖上的中国”对应的常规短语结构应该是定中结构,如“舌尖上的血泡”“舌尖上的巧克力”等。经过浮现,中心语由表示“颗粒状微小物体”的名词变成一个地点名词;意义也从“处所义”变成表示“从美食视角看……”这种大跨度的变化在一般语言中是很少见的。当然,并非所有的浮现过程都涉及大幅度的改变,有些构式的变化幅度并不是很大。例如,从“将革命进行到底”变化成“将爱情进行到底”,仅涉及变项语义特征的改变,构式意义的变化幅度也不大。

在构式的扩散过程中,类推仍然是主要机制。但与一般语言不同的是网络语言构式扩散的跨度更大。构式的变项可以直接从动词扩展到名词甚至到副词(例如,从“今天,你离婚了吗”到“今天,你轮滑了吗”再到“今天,你亲自了吗”),从名词直接扩展到动词(例如,从“舌尖上的中国”到“舌尖上的浪费”),

从形容词直接扩展到动词(例如,从“帅到没朋友”到“降到没朋友”)。这种大的跨度与网络语言的词汇语法特征有很大关系。因为词性转换在网络语言中表现出更强的生命力,表现为名词动用、形容词动用、名词形容词化。<sup>[17]</sup>

### (3) 网络语言中构式化的速度更快。

任何构式形成之初都只是一种创新用法,只有在语言社团中经过反复使用才能最终固化为构式。换句话说,创新用法在语言社团中的传播速度直接决定了构式化的速度。一般语言中的创新用法主要依赖传统媒体进行传播,传统媒体传播速度较慢,每个时期某一构式出现的频率可能很低,构式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历时的积累。所以,在一般语言中构式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网络所具有的平台作用及网络传播的迅捷性,使得创新用法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传播,网络语言中构式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共时的强度。所以,在网络语言中构式的形成只需要几年甚至更短的时间。

## 5 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网络语言中构式的浮现、扩散和固化过程,以及网络语言中构式化的特点。构式的浮现主要包括语境赋义和错配成型两种机制;构式的扩散可以分为同范畴扩容和跨范畴变异两种情况;构式的固化可以从能产性、图式性和组合性三个维度进行衡量;网络语言中构式具有数量多、跨度大、构式化速度快三个特点。

构式研究对网络语料的自动分析有重要意义。网络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媒体环境,在追新求异心理的驱使下,打破语言常规的表达大量产生并迅速扩散。因此,网络语料中分布着大量构式。在网络语料自动分析过程中,如果对构式和常规短语结构不加区分,全部按照常规结构处理就会产生很多错误。一方面,有些构式包含特殊搭配,运用常规句法规则无法进行句法分析。另一方面,有些构式虽然可以进行句法分析,但是由于构式意义具有非组合性,完成句法分析之后依然无法得到正确的意义。例如,构式“有一种图片叫经典”就不能解释为“经典是一种图片”(可对比“有一种毒药叫砒霜”可以解释为“砒霜是一种毒药”)。希望本文的研究能让更多的人关注网络语言中的构式,并从中文信息处理的角度来探索构式识别和分析的方法。

## 参考文献

- [1] 赵华伦. 网络语言特点浅析[J]. 语言文字应用, 2006, (S2): 219-211.
- [2] 辛仪焯. 流行语的扩散: 从泛化到框填——评本刊2009年的流行语, 兼论一个流行语研究框架的建构[J]. 当代修辞学, 2010, (2): 33-49.
- [3] 詹卫东. 现代汉语构式知识库的构建与应用: 以涉量构式为例[C]. 第八屆全球華文網絡教育研討會(ICI-CE 2013)美國·加州·Pasadena, 2013, 7:12-14.
- [4] 袁毓林, 詹卫东, 施春宏. 汉语“词库—构式”互动的语法描写体系及其教学应用[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4, (2): 17-25.
- [5] Traugott E C, Trousdale G. 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Changes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6]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7] Goldberg A E.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8] 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9]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0] 汪国胜, 等. 汉语辞格大全[M]. 广西: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3.
- [11] 温锁林, 张佳玲. 新兴构式“A并B着”研究[J]. 语文研究, 2014, (1): 23-29.
- [12] 牛永娟. 汉语“有一种……叫(做)……”构式的范畴化研究[D]. 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 [13] 宋立林. 汉语“别拿X(不)当Y”构式的动态范畴化研究[D]. 四川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 [14] 张谊生. 当代流行构式“X也Y”研究[J]. 当代修辞学, 2011, (6): 28-39.
- [15] Bybee J L. Language, usage and cognition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6] 俞燕, 仇立颖. 框填式流行语何以如此流行[J]. 修辞学习, 2009, (6): 71-80.
- [17] 张云辉. 网络语言的词汇语法特征[J]. 中国语文, 2007, (6): 531-535.



黄思思(1991—),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文信息处理。

E-mail: huanglingyu\_hi@126.com



詹卫东(1972—), 通信作者,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汉语语法和计算语言学。

E-mail: zwd@pku.edu.cn